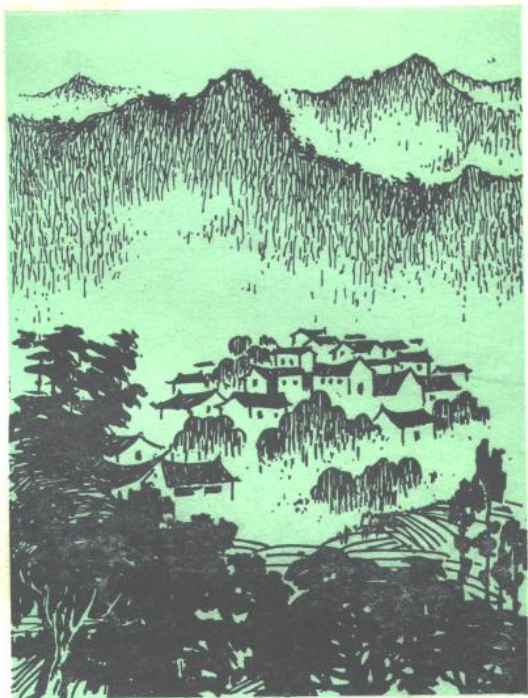




母亲的话

散文集 田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母亲的话

散文集 田汉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母 亲 的 话

散文集 田 汉 著

责任编辑：李恕基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6,000 印张，9.25 印数，1—14,600

统一书号，10109·1638 定价，0.77元

序

海男选编了一本他父亲的散文集，叫做《母亲的话》。他和夫人欧阳敬如同来看我，要我给写一篇序。

为田汉兄的集子作序，我不是合式的人选。我跟他相识不算不久，两个人都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可是他搞戏剧，我当编辑，生活经验不一样，所以相知不深。他一生中遇到多少狂风恶浪，我也知道一些；在十年动乱中，他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听说了也十分悲痛。但是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三年前他的冤案平反的时候，许多跟他极熟的朋友已经写过不少，我知道的不比他们多，写起来一定不及他们深。我跟海男说，是不是请别一位写比较好。

海男说不然，他来找我是因为我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话剧〈关汉卿〉插曲〈蝶双飞〉欣赏》，现在电台还经常播出，他听一回流一回眼泪。他认为他父亲写那个剧本，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全部倾注在关汉卿身上了，他从收音机听我剖析他父亲那支《蝶双飞》，听我一层一层地揭示剧中人关汉卿的创作态度和精神境界，好象每一句话都是说他父亲。他认为我是很理解他父亲的，所以一定要我写这篇序。

海男的来意这样诚恳，我怎么能不答应呢？于是问他为什么这本散文集叫做《母亲的话》。海男告诉我说，取

这个书名为的是集子里有一篇《母亲的话》，这是他祖母的回忆录。他说抗战期间，他们家住在南岳山下，晚上无事可做，祖母一边绩麻一边讲往事，父亲就着煤油灯一句一句记下来，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还象在眼前。记录稿积了厚厚的一大叠，后来到桂林，整理了一部分在报刊上发表，其余在湘桂撤退中散失了，所以编入集子的《母亲的话》缺了后面的部分。海男说他父亲一直想把它补足，解放后祖母总跟他们在一起住，再讲一回也方便，可惜他父亲老是抽不出时间来。

听海男越往下说，我越觉得他编这本集子不只是为了纪念他父亲，还为了纪念他祖母。他说他祖母怎样爱护他和他的弟妹们，怎样体贴他父亲。他说到十年动乱之初，他父亲就被加上一大堆罪名扣押起来了，家里所有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关进“牛棚”就是押往干校，家里只剩下不属于任何单位的祖母。老人家一个人受尽孤凄，日夜盼望儿孙们回来，头两年还常常在傍晚摸到大门口去看望。偏偏寿长，活到九十九岁，直到临终，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受尽迫害，去世三年多了。

海男掏出手帕来抹眼泪了。这样悲惨的事有谁作过统计，在十年动乱中到底发生了多少件呢？我的朋友中，死去的就有好几位，可敬可爱的老舍兄死得最早。还有好些朋友失去了亲人。见着他们的时候，要是他们自己不说，我连提也不敢提，一两句慰问的话也不敢说。看海男这样伤心，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说：“我一定把《母亲的话》仔细看一遍，就这一篇写几句话。”

既然答应了，我当然要勉力做到。可是要我自己看，

眼睛实在不济了，只好叫孩子们念给我听。田汉兄是湖南人，他老太太说一口家乡话，田汉兄照实记录，语言是极其传神的；用北京话念，用我们苏州话念，就不免打些折扣，但是还能听出老太太特有的那种絮絮叨叨拉家常的口吻。老太太提到的人多极了，她娘家姓易，她母亲的娘家姓蒋，田家、易家、蒋家都是人口众多的大族，加上老亲街坊，出现在记录里的总在一百开外。有些人只提到一两回，也被老太太抓住了特点，只凭一件事或者几句话，就把他们画得活龙活现。所以我听着丝毫也不觉得烦絮，好象翻看一本出自名手的肖像画册，里面有工笔画也有素描。

如果说记录所及的年代，老太太生于壬申年——一八七二年，她从她祖父的一代讲起，因而前限应该往前推大约半个世纪，记录到辛亥革命后不久，以下的部分散失了；这样算来，前后将近九十年。大家知道辛亥前八九十年间，我国的变化非常之大，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里，不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老太太自幼持家。农村日渐凋敝，生活日渐艰难，在她记忆中留下极深的印象，所以说来头头是道，非常具体。至于思想方面，老太太当然不会作什么调查研究，可是通过她描述的各种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我感觉到这些人对生活的态度在不断地变化。此外使我感兴趣的是老太太讲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全都有滋有味。对家乡，对童年，她大概是一直深切怀念的。

老太太记性极好。田汉兄小时候让蜈蚣咬了，给黄蜂螫了，老太太一桩桩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儿子受到一点小折磨，她就惊得不得了，因而牢牢记住。记性好，说起来是大可羡慕的事，可是得看在什么时候。心情舒畅

的时候说起往事来，坎坷也成为笑谈，因为坎坷早已过去了。要是在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回忆就只能增加痛苦。老太太在最后那几年里，一个人孤零零的，天天盼望儿孙们回来，那时候她如果想起当年口述时候的情景，乡村的夜晚寂静昏暗，屋子里让煤油灯给照亮了，绩麻的坠子在她手里飞快地转，她讲一句，儿子记一句，孙儿孙女们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回忆起这个情景，她怎么受得了呢？可是我相信，她一定曾经回忆过，也许就在摸到大门口去等待儿孙们回来的时候。

我不想说什么话来告慰老太太，告慰田汉兄。我始终相信，人死了就什么都知道了，无论说什么，他们全听不见了。可是活着的人得记住，十年动乱使多少人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咱们决不能让这样悲惨的历史重演。

叶圣陶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作者像

一九四九年于北京



上图 田汉与母亲合影

一九五〇年于北京

左图 易漱瑜女士

一九二〇年于东京



目 录

序.....	叶圣陶
母亲的话.....	(1)
秋风里的白蔷薇.....	(88)
白梅之园的内外.....	(91)
给郭沫若的信.....	(105)
离乡的滋味.....	(129)
梦里的故乡.....	(134)
不堪回首的那一夜.....	(137)
月光.....	(144)
杏姑娘.....	(148)
朔风.....	(156)
数千里路云和月.....	(162)
先驱者的精神.....	(167)
读《反正前后》.....	(170)
突破了死线以后.....	(175)
站在日出前的中国.....	(187)
《田汉戏曲集》第四集自序.....	(216)
创作经验谈.....	(228)
战尘忆语.....	(233)

新战线巡历·····	(237)
沫若在长沙·····	(243)
《白蛇传》序·····	(248)
关于《名优之死》·····	(253)
关于《关汉卿》的通信·····	(255)
我怎样走上党的文学道路·····	(262)
漫谈“五四”·····	(267)
回忆聂耳、星海·····	(273)
谈《文成公主》的创作·····	(279)
后记·····	田海男(282)

母 亲 的 话

去年三月间由渝回湘，奉老母在南岳菩提园住了将近七个月。借用了唐三先生家两间房，我在一间读书，老母在另一间绩麻，门是通的，我们母子一面工作，一面谈话，完全恢复了我幼年时代愉快的场面。那时我母亲将满七十了。朋友们在过去激荡的数十年中熟识她老人家，或是受过她老人家若干好处的，发起设法纪念她老人家。我这做儿子的更岂可没有一点礼物？我想把她老人家作为一个中国农民层的女性如何度过这艰难辛苦的七十年的历史记录下来。难得有当时那样的闲日月，又有南岳那样的好环境，我便于工作之余请她老人家每天说一段，一直说到现在，随说随记。前后费了一个多月光景。大体都记完了，我预备等有工夫的时候整理起来叫它做《母亲的话》。

从南岳到桂林过了将近一年，大大小小的事伤尽了脑筋，偶检行篋，发现当时这记录——因是用毛边土纸写的都快有几张磨损得不可辨识了。老母今年自入春以来总是多病，最近一次竟由急性肠炎变成霍乱。一夜之间呕泻交作连数十次，几致不保，以此间省立医学院李院长及徐、林诸大夫的大力抢救，幸得回春。她老人家出院后自称“两世人”。刻下大病粗愈，而瘦骨嶙峋有如桂江岩。我觉得这是完成那一工作的时候了。因此打开以前的记录，有不甚清楚的请她老人家再说一遍。为着了解这现实社会的推

移，有时甚至不嫌繁琐地记录它的零痕断迹。口吻也极力模拟她老人家的，以求其真实。她老人家至今还说的十足的长沙乡音，有些话外边人听不懂，我甚至也一时找不出它的原字，才改成普通话。

这记录的最初场面是在长沙东乡，七十年前这一冷僻的乡村中许多人物事件或许不易使读者熟习，但经过最近几次的长沙会战，这些地方都成了我敌两方血肉相搏的地方，如黄狮渡、春华山、麻林桥、枫林港、杨泗庙常常见诸报纸专电，也不致太生疏。后来场景移至上海、南京、武汉各地，生活也与大潮汇流，更容易明白了。我生平记性太坏，时常见面的人有时也叫不出名字，因此闹出许多笑话。我母亲记忆力却绝好，她说越是以前的事她记得越清楚。我常常想写一个自传一类的东西，苦于人、地记忆不真，材料又多散失，于今写了《母亲的话》，觉得也省了我许多话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 汉记于桂林月牙山下

一、幼年时代

我是壬申年（一八七二年）生于长沙东乡花果園三字牆屋易家。其实三字牆早给大水冲倒了，改建了一字牆。我爹爹行四，叫道生，帮人家种田，生我的那年我妈妈十六，爹爹十七。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晚上大伯们正和机匠朋友们做会酒，他们喝得醉醺醺的谈得非常起劲，我妈妈那时“发作”了，还勉强在伙房里一壶又一壶地给他们斟茶倒水。直到附近真人庙打静钟了，他们才回去。到半晚上就

生了我。我们那儿是大屋场，住了十几家人家，但都是同族，有事还能彼此照顾。那晚上就是羽生伯娘子给接的生。

因家里上一代没有女儿，祖父见生了第一个孙女如何不欢喜？一家人都当作宝贝。后来又生了我二妹就不同了，我母亲因为要做事，带不了，定要把她送给田五驼子家去，我哭着不让送，才算没有送掉。由此也可见乡下农民，特别是女人们的苦处了。

我母亲娘家姓蒋，住在黄狮渡，八岁上就到易家来做小媳妇，但又没有婆婆，只有一位高龄的祖母，不久也下世了。完全靠她懂事，同伯娘子们相处得好，向她们学习许多鞋头针线纺纱绩麻的技术。蒋家贫寒，也没有什么陪送的。所以我母亲在十六岁圆房之后依然挂的是一铺破蚊帐，有许多小洞洞，蚊子可以自由出入。我做婴儿的时候，晚上母亲带我睡觉，见这一头蚊子咬的太厉害了，就把我抱到那一头去睡。我外祖父常常来看我们，有时候天晚了在我家住，还帮着点起桐油灯给我们照蚊子，看见帐子上那么许多洞洞，不觉惨然地说：“可怜的孩子，这是一铺八百眼的帐子啊。”

我爹爹性情不是那么温和细致的。对于帐子的好坏从不关心。我们睡的床也是多年的旧床。床脚因为给虫蚁蛀坏了，有天晚上忽然整个坍下来，我母亲吓了一大跳，赶忙抱着我起来，但我爹爹却毫不在意，翻一个身又睡着了。

后来我大了一点的时候，我母亲立志要腾出工夫来缝一铺帐子。那时候麻价便宜，百几十个制钱可买一斤，一

铺帐子要六斤麻纱，也不过一元钱左右。最苦的是没有工夫，因为她除了每天做三顿饭之外，还至少得选八两丝，供三伯父织绢。爹爹和伯伯若看见她私自绩麻那还了得，麻篮子都会给扔掉的，因此母女们只能利用洗过澡、选过丝的空隙偷偷的绩。有时一天只能绩一两，断断续续地绩了两年，才算织成了一铺帐子。

有了帐子母亲又想做一张床。那时大伯时常上梨梨市贩鱼，我母亲脱下一对银耳环托他当了三串钱，买了十二三斤棉花。我们母女俩纺纱。经纱要匀净，有接头，纬纱稍有粗细不要紧。因此母亲纺经纱，我纺纬纱。每纺六七斤纱可织三匹布。每匹重的一斤十四两，染成细青布可卖三四串钱一匹。托人带白布到梨梨市去可换三四斤棉花。三四斤棉花又可织一两匹布。——这样转几次手，除把银耳环赎回来还能赚几元钱，积了几年也有好几十元了。母亲请周四木匠来家，费了几天工夫，居然新的木床也有了。比起今日小姐们出嫁时陪嫁的新床当然差得多，但是母女俩费尽千辛万苦得来的愉快和满足，也不是别人想得到的。

我小时候的事记得最真的是从四岁起。那时我有了一个两岁的弟弟，我年纪还小不大会带小孩。乙亥年七月秋，正在收割之后，我祖父在新筑的禾场里低着头散糯草。我母亲在厨房里烧茄子，发现二弟不在，到处寻找，叫唤，祖父听得也回来帮着找。我们那儿出门就是一口大塘。三伯从外面来说：“刚才看见一个小孩子掉在石桥下，我当是八爷子呢！”八爷子是二伯娘子的孩子，二伯娘孩子多，而三伯还是单身，素来和她不睦，所以这样说。祖父见机，

赶忙到石桥下面去找，果然见是我二弟掉在塘里。急忙抱上来按了一阵水，但是孩子小，在水里时候太久，已经不救了。祖父抱着二弟的小尸体大骂三伯说：“老三！你这该死的，你怎么见死不救？你就是与二嫂有仇，和孩子们有什么仇呢？现在可报应到自己身上来了。你侄子没有气了，这你可高兴了？！”一面跪在禾场里叫菩萨。我母亲见二弟救不转来，悲痛得无以复加。二弟葬在新塘场上的黄腊园，那儿原有许多小坟。母亲时常到二弟坟上去痛哭，把那儿的草皮都给抓光了。

四、五岁的事值得一提的是打稻子的时候跟着许多小孩去拾糯穗。乡下孩子们叫做“检禾线子”，常常是小孩子们积些体己钱的机会。我那时也提着一个小鱼篮子下田里去，因为我沉静，大家欢喜我，也不用我去拾，打稻子的伯伯叔叔们这个一捧那个一握的把谷子送给我。每年也可以积上一斗两斗，再加每逢年节亲戚们送的钱——用红绳子穿着的名钱，积到十几岁也积了十石谷子。

因为自己家里没有地，我爹爹在十八岁时到罗十三爷家当长工。罗十三爷没有儿子，只有四五个女儿，所有看牛、喂猪、翻草、晒谷之类的事都让女孩子去做。后来爹爹回家自己种田，也叫我去看牛。这在湘西和两广一带原不算什么，但在长沙是没有风俗的。况且我那时还小，妈妈不肯，和爹爹争执，才算没有去。但我“七岁麻，八岁纱”的，从来也没有闲过。

农村生活也不尽是苦的。我们附近花果园真人庙内；每年至少要唱两次大戏。那是四月八日的禾苗戏和七月二十六日庆祝李公真人寿诞戏。我们小孩子除看戏之外还可

以吃到一些糖果。

我们亲戚里面有一位唱戏的，那就是今日湘剧界里有名的二净罗元德。他的父亲罗二哥，小名“干鸭”，许多人说他是“公母人”，大家都想脱他的裤子看看。但后来他生的儿子元德酷肖其父，也是豹头环眼，顽皮无厌。因为亲友中有名伶陈绍益，元德就学了二净。在城里极有名气，有时也到乡里来唱，因为这儿是他的老家。

我小时同母亲到过城里几次，第一次是两岁时候，什么也不晓得。第二次是我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外婆在王益升的二弟家做奶妈。王益升因打“长毛”有功，封世袭一等侯。他二弟住在藩围后，公馆有三四进深。他的太太是个四十岁不到的半老佳人，为人却温雅可亲。王二太太领我们去游过一次曾公祠。那时祠堂盖好不久，里面一花一石，一亭一阁，都造得非常精美，还有池水环回，可以行船。

第三次是娶二舅母，我同母亲进城去吃喜酒。我穿的是新制的紫竹布衫，绿竹布裤。我母亲坐轿，我坐车。到了麻石路上车子颠得厉害，等到家我的身上都发青了。再加一早赶路，绿竹布裤子沾了露水都变成花布裤了。

但最使我难忘的是祖父和叔祖父打架殃及我母亲那次的事，那印象太惨痛了。我们家自祖父以下性情都是非常暴烈的，再加好酒，随便什么事就要闹起来。一次祖父和叔祖父打架，祖父举起一条扁担去打二叔公，我母亲见来势太猛，急忙去扯住祖父，不想一扁担恰好打在我母亲头上，顿时晕倒在禾场里，血流如注。我跪抱着我母亲大哭，但是祖父还是不顾一切，拖起扁担去追二叔公。那时我爹爹不在家，二叔公见情形不对，赶忙到金龙寺附近的小河垅